

大學用書選譯

杜威哲學(上)

趙一葦等譯
Joseph Ralner 選編

教育部出版
世界書局發行

大學用書選譯

杜

趙

Joseph Ratner 選編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書章

韋等譯

哲

學

(上)

教育部出版
世界書局發行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二月三版

大學用
書選譯
杜威哲學（全二冊）

平裝本 基本定價 伍圓零捌分整

版權所有
禁止翻印

選編者：Joseph Ratner

譯者：趙一葦

出版者：教育書局

發行所：世界書局

發行人：蕭宗謀

地址：臺北市衡陽路二十號三樓

電話：三一〇一八三

印刷者：世界書局
本局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〇九三一號

INTELLIGENCE IN THE MODERN WORLD
JOHN DEWEY'S PHILOSOPHY

Edited by
Joseph Ratner

Copyright 1939 by
Random House, Inc.
New York, U. S. A.

Published in Chinese Translation
by
COMMITTEE FOR TRANSLATION AND
COMPILATION OF COLLEGE TEXTBOOKS
MINISTRY OF EDUCATION
Taipei, Taiwan, China
1960



威

杜

我們必須承認保守派的立場：如果一旦我們開始思想了，沒有人能够担保我們會跑到什麼地方去；唯一的結果，便是許多東西，許多宗旨，許多制度的命運完結了。每一思想家，都使表面上安定穩固的世界的一部分發生動搖，至於起而代之的究竟會是什麼，沒有人能够完全預料得到。

杜 威

杜威教授重要事蹟與著作年表

趙一葦輯

一八五九 十月二十日生於威爾芒州 (Vermont) 帛林頓鎮 (Burlington)。

一八七九 夏，畢業於威爾芒州立大學 (University of Vermont)。嗣先後往賓雪爾凡尼亞州 (Pennsylvania) 南油城 (South Oil City) 中學及威爾芒州夏洛蒂鎮 (Charolette) 鄉村學校任教各一年。

一八八二 秋，入約翰霍浦金斯大學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研究，二年後獲哲學博士學位。

一八八四 秋，任密歇根大學 (University of Michigan) 哲學講師。

一八八八 秋，轉往明尼蘇達大學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任哲學系主任。

一八八九 秋，回密歇根大學任哲學系主任。

一八九四 秋，任芝加哥大學 (University of Chicago) 哲學及教育系主任。

一八九七 出版 *My Pedagogic Creed* (「我底教育信條」)。

一八九九 出版 *Psychology and Philosophic Method* (「心理學與哲學方法」)。
The School and Society (「學校與社會」，我國曾有譯本)。

一九〇三 出版 *Studies in Logical Theory* (「邏輯理論之研究」，含有支大哲學系師生論文在內)。

一九〇四 任哥倫比亞大學哲學教授。

一九〇八 出版 *Ethics* (「人生哲學」，與 James H. Tufts 合著，我國曾有譯本)。

杜威教授重要事蹟與著作年表

一九〇九 出版How We Think(「思維術」，我國曾有譯本)・The Influence of Darwin on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in Contemporary Thought(「達爾文對於哲學之影響及當代思想論文集」)。

一九一五 出版German Philosophy and Politics(「德國哲學與政治」)・Schools of Tomorrow(「明日之學校」，與其女Evelyn合著，我國曾有譯本)。

一九一六 出版Democracy and Education(「民主主義與教育」，我國有譯本)・Essays in Experimental Logic(「實驗邏輯論文集」)。

一九一七 出版Creative Intelligence(「創造的智慧」，此係關於「實用主義之態度」的論文集，A. W. Moore, G. H. Mead, B. H. Bode, J. H. Tufts等均有文在內。杜氏之文爲“The Need for a Recovery of Philosophy”)。

一九一九 講學日本東京帝國大學。

五月，來我國，講學各地，至一九一一年七月返美。

一九二〇 出版Reconstruction in Philosophy(「哲學之改造」，我國曾有譯本，按此書即杜氏在日本之演講稿)。

一九二二 出版Human Nature and Conduct(「人性與行爲」)。

一九二四 受邀赴土耳其，協助其教育改革。

一九二五 出版Experience and Nature(「經驗與自然」)

一九二六 遊歷墨西哥。

一九二七 八月，遊歷蘇俄。

一九二八 出版The Quest for Certainty（「確實性之追求」，按此書為杜氏在英國愛丁堡大學之演講稿）。

一九三一 出版Philosophy and Civilization（「哲學與文明」）。

秋起為哥倫比亞大學榮譽退休教授。

一九三四 出版Art as Experience（「經驗的藝術」，A Common Faith（「一個共同的信心」）。

一九三七 赴墨西哥城（Mexico City）調查托洛斯基（Leon Trolsky）案，至一九三八年畢事。

一九三八 出版Experience and Education（「經驗與教育」，我國有譯本），Logic: The Theory of Inquiry（邏輯·研究之理論）。

一九三九 出版Freedom and Culture（「自由與文化」，我國有譯本）。Theory of Valuation（「評價之理論」）。

一九四六 出版Problems of Men（「人們底問題」，此係論文集，除一篇發表較早外，餘均發表於一九三五年之後）。

一九四九 出版Knowing and Known（「能知與所知」，與A.F. Bently合著）。

一九五二 六月一日逝於紐約，享年九十二歲。

教育部前世界名著譯述委員會決定翻譯本書後，以篇幅甚巨，即分章約請專人從事。但着手之初，未經集合會談。是以各章翻譯，體裁不一；有意譯者，如第五及第六兩章；有節譯者，如第十八章，但絕大部分則係全譯，故精義當無遺漏。原書計共二十一章，但「國家主義與國際主義」(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ism，原第八章)及「國際法與國家安全」(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Security of Nations，原第九章)兩章，遵專家意見，予以刪除，故現存計十九章。原書篇首另有「誌謝」一篇，乃向節引各書之出版商表示感激之意，茲因對於我國讀者殊少意義，從略，而代以杜氏八十歲時所攝之影，藉資景仰，蓋原書刊行於氏八十之年也。此外並由筆者將其生平重要事蹟及重要著作，輯爲年表，俾供參考。疏漏舛誤，實所難免，尙祈讀者指正。

趙一葦謹識

中華民國四十九年除夕
於國立政治大學

杜威哲學目錄

杜威教授肖像

杜威教授重要事蹟及著作年表（趙一葦輯）

本書編譯經過

導 論 （吳克剛譯）……………一

第一章 哲學的意義 （謝幼偉譯）……………一九七

第二章 偉大的哲學分離 （謝幼偉譯）……………二二一

第三章 哲學與科學 （趙一葦譯）……………二四三

第四章 科學和未來的社會（張儀尊譯）……………二七五

第五章 社會生活的諸方式（居浩然譯）……………二九一

第六章 新社會中的個人（居浩然譯）……………三一—

第七章 社會行爲中的智慧（龍冠海譯）……………三二五

第八章	教育歷程的要素	(孫亢曾譯)	三五〇
第九章	科學與教育哲學	(謝幼偉譯)	三六九
第十章	學校與社會福利	(楊希震譯)	四一〇
第十一章	行為的心理學	(張肖松譯)	四四八
第十二章	道德中的智慧	(趙一葦譯)	四七二
第十三章	知覺、語言與心靈	(謝幼偉譯)	五〇一
第十四章	思維與意義	(謝幼偉譯)	五三四
第十五章	邏輯原理	(謝幼偉譯)	五七二
第十六章	知識、科學與真理	(張儀尊譯)	六〇三
第十七章	經驗中的藝術美	(陳安荔譯)	六二九
第十八章	經驗中的宗教性	(張隆延譯)	六六九
第十九章	賅博的工作觀念	(趙一葦譯)	六八三

有些人相信，祇要是哲學家，就該拿出一套議論，變起戲法，玩弄宇宙。對於這些人，杜威會使他們完全失望。他所研究的世界，從頭到尾，自始至終，便是我們這個日常生活，大家共同的世界。把日常生活的一般現象，作為哲學研究的起點，本來不算新奇的事。有些哲學家，以前也曾有心這樣做過，另外有些，雖然故意擡高他們的旨趣，却也不能完全不管。因為他們也是人，他們雖用知識的鞋帶，硬要把自己高舉起來，昇入另一世界，可是第一步，却也必須抓住那些日常的事物。但是一種哲學，包含一切重要的知識的與文化的活動，自始至終，絲毫不離日常生活的世界，那才是一件完全新奇的事，在思想史上，還是空前的事業。

杜威哲學裏，當然也有議論。這是不得不然，因為哲學便是一套拖長的議論。不過杜威討論的世界，並不是他的議論假造出來的世界。他的議論的基礎，對象與範圍，是人間日常生活的經驗。在杜氏心目中，哲學上的所謂「實驗主義」(experimentalism)，以及科學的或實驗的方法，不外是用日常世界的經驗，去約束哲學的議論。科學上，也有議論，而且很多。但在科學方面，最後的斷語，並不是議論，而是事實，是觀察與實驗，是科學家的實驗室的經驗，無論是人造的實驗室，或自然界那天然的實驗室。到了現在，議論與實驗的關係，早已十分密切，在科學研究上，完全不能分離，

這是大家公認的事實。任何科學家，便是專攻高深數學或純粹理論的，也決不會稍有懷疑。一位科學家，如果宣稱理論高於實際，或想盡方法，找出別的藉口，不讓他的理論或學說受到觀察與試驗的考證，則必爲科學界所恥笑，認爲不值一文。如果真有這樣一位科學家，現在所有的哲學家，也必定一致反對。

可是現在還有許多哲學家，對於他們的理論或學說，不承認該受同樣的約束。科學的理論，應該受實際試驗的考驗，那是當然的，但是哲學的理論，呀！却是另外一回事！在哲學範圍內，理論高於實際，理論脫離實際而完全獨立，理論與實際毫不相干。理論本身，自有絕對可靠的辦法，去建立那千古不滅的「真理」。對於這些哲學的辦法，對於這個哲學的真理，實際與經驗完全管不着。它們無關重要，全無用處，與哲學毫無關係。

而杜威的基本立場，關於哲學方法，他的基本主張却是：哲學的理論，不能較科學的理論，享受特別的優待。如果科學的理論，必須受實際與實驗的考驗，則哲學的理論，也該同樣辦理。哲學家與科學家都是一樣的人，他們的腦袋完全一樣，同是地上進化的產品。哲學家們如敢相信祇有他們獨具特殊的法力，可以走進「存在」的特殊境界，祇有他們，才能够知道那些特殊的「真理」，那種自欺自騙，未免太過了火。哲學家也是凡夫，並無超凡的能力，慧眼獨具。哲學家雖然自己簽發了一張哲學護照，可惜並沒有「存在」或「實在」特殊的區域，祇有哲學家才能入境。唯一有效的護照，唯一可以走進「存在」、「實在」、「自然」或任何其他名堂的護照，只有那張由大眾經驗所簽發認可的護照。對於這一件事，哲學家們如果不肯承認，如果他們不肯坦白自然，真心誠意毫無保留的承認

他們也是平常的人類，那末，他們想在知識方面，有所成就，想把哲學成爲有生氣的東西，在我們一般日常人生中，想使哲學成爲進步的力量，那是毫無希望的。

現在還要主張，在哲學方面，也該採用實驗主義，簡直是件反常的事。許多年來，杜威不斷的在提倡這個主張。在科學方面，關於實驗主義的實際論爭是十六七世紀的事。這二百五十年來，科學上的一切驚人的成就，全部由於這個實驗主義的勝利。在哲學方面，這件事現在還成爲問題，而且還在認真的辯論，實在太不應該，這表示一種文化上的落後，學術上的停滯。在歷史上，在性質上，哲學本來自居知識界的領導地位，在文化方面本來應該領先的，如今竟這樣的落後！

現今的哲學，如此落後，理由何在？哲學的理論，應該以實驗爲基礎，應該受實驗的考驗，這本是理所當然，而哲學家們至今還在反對，究竟什麼緣由？哲學家的這種反對態度，當然由於抱殘守缺，頑固守舊。不過把這件事，認爲全由於他們的守舊腐朽，不知上進，却也不對，因爲並不如此的簡單。他們的這種反對，也不能說是由於他們的愚鈍，無論先天的或後天的，也不能歸過於他們不知科學的歷史。原因所在，杜威曾明白的詳加說明。並非由於一般哲學家的個人缺點，而是具有更深的理由。真正的原因，根深蒂固，深入我們文化的中心，交織在一切傳統的勢力之內，在社會上，政治上，宗教上，教育上，哲學上，甚至科學方面莫不盤根錯節，堅固不拔。

近代文化的起源，是多方面的，非常的複雜。與其說是文化的複合體，不如說是文化的雜拌。任何方面，都有許多不同的勢力，同時出現，任何地方，都充滿了矛盾與衝突。少數有限的地方，已經獲得了外表的融和與綜合，不過還是外表的，表面的，並不澈底。近代的方法，知識及理想與傳統的

態度，信仰及宗旨之間，如果在表面上已經沒有衝突，但是在內部，在深處，那種衝突依然照舊存在。稍加探討，就可看出那衝突加深了，裂痕擴大了。無論我們是想到近代文化的全體，研討若干方面的關係，或是把每一方面分開來單獨研討，都是這樣。在公開的場面，大規模的激烈衝突；同時在暗中，無窮的糾紛擾亂，到處醞釀，時刻動蕩。哲學的落後，不過表示並反映這種普遍而多方面的文化的脫節。近代文化的特點，根本是充滿矛盾，散漫分歧，公開的衝突與內部的混亂，哲學的落後，乃其病狀與象徵而已。哲學的目的，在追求永久存在的深遠景象，不知不覺間承受了過去一切社會的缺陷。

哲學所以弄到今天這種地步，原因由于近代文化的一般情況，這已解釋明白。但是杜威認為，辨明清楚，並不能免除罪過。杜威主張，任何難題，先應力求說明，明瞭以後，就該立刻澈底的，客觀的詳加研討；問題所在，先弄明白，應該怎樣辦，才能着手。哲學萬能，哲學家具有絕對的權威——這祇是他們的天真的夢想，杜威從來沒有被這種夢想所迷惑。不過在過去，甚至在今天，哲學多少有點社會的勢力，這是誰也不能完全否認的。因此杜威認為，哲學既與社會有關，對於過去及現在的人類文化，既曾發生過影響，對於文化的將來，也該負點責任。在近代文化生活裏，這種多方面的破裂，多種類的分歧，究竟有多少應該歸過於哲學，這個問題，要想確切的答覆，事實上決不可能。近代哲學的重要體系，如何使這些文化的混亂與衝突，獲得理論上的支持，使其繼續存在，要想確切的估量，也永遠不可能。不過對於這些問題，不一定要提出數量精確的答案，也可以獲得這個正確的結論：在這兩方面，哲學都多少應該認點罪，事實如此，無可推諉。雖然沒有精確的答案，我們仍然可以

大致決定，在我們生活的現階段，哲學的作用與目的，應該是什麼。

在過去哲學既曾發揮過社會的影響，對於目前的現狀，就應該負有責任。現在以及將來，哲學還要發揮這種影響，在文化的現階段裏，哲學的真正的使命，就應該顧到現階段的情況。哲學的使命，決不是保持與贊助現狀，延長目前的混亂，應該竭盡所能，找到一條道路，去改進現狀，務使知識生活有適當的融洽，社會全體，方能有思想的和諧。杜威認為，這是極端重要的使命，哲學應該負擔起來，這是無所不包的使命，將使哲學與宇宙萬有，發生密切關係。哲學如果說得上有什麼用處，能夠負起什麼使命，那末，祇有這一個了。可是近代哲學，對於這個使命，却故意躲避，或根本不管，口稱哲學還有別的更重要的任務，更廣大的宗旨，藉口哲學的惟一使命，是在那「存在」大洋的周圍不斷的打圈圈。

哲學家虛驕狂妄，妄想超乎人類的大道理，必然產生一些理論，污蔑人的生活，輕視日常經驗，硬是要把人類打入畜道。這些理論，說是要包含從古至今的一切事物，結果祇是擁護頑固偏狹的舊東西，支持保守迷信的野蠻辦法。杜威一生事業，巨細不遺，至始至終唯一的目的，便是努力設法，使哲學不要常此下去，那樣的虛驕狂妄——一切罪惡的根源。杜威以身作則，終生努力，熱烈的深信，哲學雖然不該妄自尊大，但是的確的確的有一種真正的有用的使命，應該富有生氣，改善人生。五十年來，杜威不斷的請求哲學界的同仁，不要再在人生以外，豎立沙堆，應該深入人間，建立適合人生需要的住宅。